

中方对日本政府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严重关切

坚决抵制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妄动

新华社电 针对日本政府21日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,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,中方对此严重关切。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保持高度警惕,坚决抵制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妄动。

有记者问:4月21日,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,正式修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,原则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,出

口前无需国会提前审批。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?

“中方对此严重关切。”郭嘉昆说,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扩张,对中国及亚洲邻国犯下滔天罪行。正是基于日本的侵略历史,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,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和《日本投降书》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,日本应完全

解除武装,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。

郭嘉昆说,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、交战权、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,战后日本还确立了“专守防卫”等限制军力发展和武器出口的严格规范。1976年日本政府发表对武器出口的统一见解,明确表示日本作为和平国家,慎重处理武器出口。

郭嘉昆指出,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戳穿了其“和平国家”和“专守防卫”的自我标榜。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“战争机器”,对外“输出战争”。日本加速“再军事化”是事实和现实,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。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,坚决抵制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妄动。

观察 解禁背后的危险图谋

舆论认为,高市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,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。日本正在加速“再军事化”步伐,重新开启战争机器,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。

■“切香肠式松绑”

高市政府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,是日本在武器出口问题上“自我松绑”的最新动作。

1967年,日本政府提出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,即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、联合国决议规定实施武器禁运的国家,以及国际冲突的当事国或有冲突危险的国家出口武器。1976年,三木武夫内阁以“避免助长国际冲突等”为由,对上述原则作出增补,实际上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。

但相关原则很快开始松动。1983年,中曾根康弘内阁允许向美国转让军事技术。2011年,野田佳彦内阁决定,允许通过国际联合开发和生产的方式出口武器。

2014年,安倍晋三内阁通过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运用指南,以取代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。新“三原则”允许日本在所谓“有助于促进和平贡献和国际合作”“有助于日本安全保障”的情况下,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,但仅限于非战斗用途的救援、运输、警戒、监视、扫雷等5种类型,并禁止向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装备。

表面上看,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运用指南仍对日本出口武器设有一定门槛,但实际上拓宽了武器装备出口空间,标志着日本对武器出口从“原则上禁止”转向“原则上允许”。日本军事记者、前航空自卫官小西诚指出,安倍政府只是想用“看上去和平”的说辞,掩盖放松出口的实质。

日本政府此后又多次修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运用指南,包括允许向

部分冲突当事国出口非杀伤性装备、将日英意联合研发中的第六代战机出口到其他国家等。

但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仍不满足,于是有了高市政府的此次修改。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指出,过去日本还要标榜自己是“和平国家”,但随着其政治右倾化加速,日本与“和平国家立场”越来越背道而驰。

■“再军事化野心”

这次高市政府通过的新规,与此前相比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,包括:

——取消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;

——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;

——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。

日本东洋学园大学客座教授朱建荣指出,高市政府此举意在摆脱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受到的军事领域限制,让日本成为所谓“正常国家”。

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希望摆脱“战后体制”。高市去年10月上台后推出一系列政策推动扩军备武,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就是其中一环。

日本学者认为,高市政府此举目的之一是“振兴”日本军工产业。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吉田彻等专家指出,解禁武器出口将促进日本军工产业扩大规模、摊薄成本、提高竞争力。



提升军工产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军事力量。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说,日本政府以所谓“安保环境严峻”为由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,其逻辑是,日本需要加强自身“威慑力”,而要在军事上“强大”就必须有“强大”的军工产业。

此外,高市政府还意图通过扩大武器出口,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。一名未具名的日本前防卫大臣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玄机:高市政府希望通过武器出口以及装备维护升级等,与所谓“志同道合”的国家建立“密不可分的关系”。“对无法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的日本来说,这至关重要。”

■“十分危险的道路”

《波茨坦公告》明确规定:“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赔款所需要之工业,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。”

专家指出,这是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工产业作出的严格限制,而高市政府通过放松武器出口刺激军工产业发展,本身即构成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。

日本舆论批评,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,违反“专守防卫”原则,还让日本成为贩卖武器的“死亡商人”,变成从海外战争中获利的国家。

近年来,日本政府不断炒作“周边安全威胁”,以此为借口持续加强军备。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,大幅增加防卫费,着手修改“安保三文件”,部署具有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”的远程导弹,企图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。

日本还在地区积极打造“排他性小圈子”、搞阵营对抗,而武器出口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其重要抓手。日本近年来积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,并计划出口驱逐舰、地对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。日本18日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,将基于日本升级版“最上”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,实际上就是出口军舰。

日本舆论认为,日本不断放松武器出口将刺激地区军备竞赛,破坏地区和平稳定,把日本变成“战争国家”。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须川清司说,日本政府正在把国家带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。(据新华社)

伊朗问题上,特朗普政府遭民主党“组合拳”

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连发4篇社交媒体帖文,为他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辩解,并抨击民主党和所谓“假新闻”媒体。

事出有因。民主党目前正瞄准11月的中期选举,借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政府发起政治猛攻。

分析人士认为,在选战、民意和经济等多重压力下,特朗普政府有意从中东战事抽身,但又面对着不愿屈服的伊朗,陷入进退两难的战略被动。

民主党借机出手,向特朗普政府打出党争“组合拳”。

一是,民主党抓住特朗普政府“未经国会授权”发动对伊朗战事,涉嫌“违宪”的法理漏洞,持续在国会发起攻势。

依据美国宪法,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。美国国会1973年通过的法案规定,仅由针对美国的攻击或迫在眉睫的威胁所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下,美国总统才能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采

取有限的军事行动。

自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,国会民主党人一直抨击此举未经国会授权,当属“违法”,并不断提出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议案。但由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微弱多数席位,相关议案未能通过。

民主党表示,不会善罢甘休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·舒默14日在国会发表讲话说,民主党人已经提交10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议案,并打算只要与伊朗冲突持续,每周都会提出类似议案,“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投票”。

其二,民主党还把矛头指向特朗普政府要员,放大白宫滥施战争等问题。

近日,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议员提交6项针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的弹劾条款,指控他犯有战争罪、滥用职权、鲁莽处理敏感信息等严重不当行为。

弹劾条款特别提出,赫格塞思对伊朗发动“未经(国会)授权的战争”,罔顾

美国军人生命安全,还违反武装冲突法和以平民为攻击目标。

不过,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,这一弹劾动议几乎肯定无法获众议院通过。

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认为,这次弹劾更像是民主党中期选举布局的“先手棋”:民主党如果在中期选举后赢得众议院多数,除继续推进对赫格塞思的弹劾外,还可能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。

其三,随着战事延宕、油价高涨、通胀冲击,美国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升温。民主党人借此不断强化对特朗普政府的舆论攻势。

近期一系列民调显示,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其第二任期内最低点,超过六成受访者不认可其执政表现;另外,64%的人对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缺乏信心,65%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政府需对伊朗战事引发的高油价负责。

民主党人顺势发难,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决策为“战略失败”。舒默称,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“史诗级失败”。前总统拜登执政时期的白宫新闻秘书珍·普萨基说,特朗普政府“已深陷无力解决的烂摊子”。

民主党猛攻、民众不满、经济承压——美国媒体说,共和党目前选情不妙、“神经紧绷”。一些共和党人私下承认,中期选举中保住众议院控制权的希望越发渺茫,能否避免中期选举惨败,“首先取决于总统能否尽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,而他显然正为此苦苦挣扎”。

多重压力或直接传导至美伊可能在巴基斯坦搭起的谈判桌上。只是,伊朗也深知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,因此不会轻易妥协,而这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的困境。

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·米尔海默认为,“特朗普已被套牢,他在想办法获胜,但问题在于,他无能为力”。